19.92

恩平文史

5-2941

第二十五期

恩平县政协文史研究委员会编印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恩平文史

第二十五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广东省恩平县委员会文史研究委员会编印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封面题字　梁鼎光

封面设计　李卓凡

恩平文史

第二十五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广东省恩平县委员会文史研究委员会编印
*
吴川县教育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字数56,800
1991年12月
准印证：91粤准印字第90号

恩 平 文 史

顾　　问：关中人
编委主任：岑能端
编委副主任：梁植权
编　　委：郑权欢　梁达威　吴华英　梁璧闱
责任编辑：吴华英
校　　对：郑权欢
发　　行：梁杰峰
地　　址：恩平县政协办公室
电　　话：727482

港澳及海外联络处：当地同乡会、联谊会、宗亲会、恩中、
　　郁文、独醒、江海中学校友会
港澳及海外总联络处：香港恩中校友会
地　　址：九龙官塘云汉街103—105号地下
　　宁记汽车贸易公司
电　　话：3436336　3413897
　　3425329

《恩平文史》特约撰述员

冯瑞祥（加拿大）　郑其贤（美国）　吴如亮（佛山）
吴达辉（美国）　余贤毅（委内瑞拉）　张文仕（香港）
岑菱湘（广州）　吴曼学（惠州）　陈焕明（陕西）
吴宝光（美国）　梁俊峰（美国）

以下县内部份，按姓氏笔划排列

刘国强　刘北航　叶家稳　冯达云　冯庭佐　冯富永
冯超平　冯耀湛　伍鼎新　伍英俊　朱金湘　余凤鸣
陈锡祺　陈家贤　陈伟瑜　陈锦业　何焕楹　吴万福
吴永真　薛天眷　吴百宁　吴贻朴　吴春活　吴柏治
岑日高　岑儒侠　岑玉恩　岑挺照　郑寿稠　张水源
潘天祚　张梓材　郑永真　郑朋年　郑炳光　郑祖荫
郑泽民　郑锡永　郑家仰　郑锦廉　郑　彬　周恩瑜
胡天荣　胡年润　唐文爵　唐良彦　唐泽民　唐锡良
黄　球　梁汉珍　梁作屏　梁作湘　梁治荣　梁洽逢
梁福桥　梁湘帆　梁焕章　梁燮闲　梁春华　梁　权
梁国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虽九死而犹未悔"
——记吴有恒及其经济著作……关中人（1）
忆随吴司令调查农村阶级状况片断
……广州　吴　平（9）
吴有恒在阳江……阳江　冯　峥（16）
丹心争报国　虎穴敢栖身
——忆郑嘉诺在中山沦陷时工作片断
……佛山　黄　峰（22）
在恩平击落国民党B——17飞机……北京　马毓福（28）

爱国先侨岑发琛略……岑梦华（32）
画家吴廷捷略……冯经世（37）

恩平新华书店概述……梁植权（38）
莲冈学校的创办与变迁……冯敬业（43）

清湾白云茶……梁杰锋（46）
恩平青刀石的开采……梁作屏（55）

恩平县军事概况（二）……吴华英整理（61）

对“解放前游击区和解放初恩平税收
工作简介”一文的补充……阳江　卢　勤（60）
冯国权兄弟捕虎记……冯洽庭（71）

恩平之最（六）……沙　陀（75）

读《三年》后题七律三首
赠郑鼎诺老同志……广州　张国良（77）
读“虽九死而犹未悔”后
题赠关中人学兄……张国良（78）
路……佛山　黄　峰（79）
诗二首……吴仲华（80）

读藜塘公园菊东亭楹联之缺字……香港　岑伟雄（81）
对藜塘公园菊东亭楹联缺字之见……阿　亘（82）

鸣　谢……本刊编辑部（83）
更　正……（42）

“虽九死而犹未悔”

——记吴有恒及其经济著作

关中人

著名作家秦牧同志在《吴有恒的风格和作品》中指出：吴有恒的“知识很丰富，而且是多方面的，除了一般知识外，特别对经济学和近代史，更是下过一定功夫”。这是实话。但吴有恒同志对封建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都很有研究，却鲜为人知。

（一）

吴有恒在《羊城晚报》发表的杂文和评论，有不少是讲经济或涉及经济问题的。《榕荫续记》的第一篇文章《从春联见经济学》，就是讲“恭喜发财”，当时还曾引起了一些人的非议。此外，他还写了《一生衣食素馨花》、《拿破仑搞经济》、《秦始皇败在不爱惜民力》、《脑力劳动的价值》、《和气生财说》、《从孟子见梁惠王想起》、《〈食在广州〉序》、《不要怕发展个体工商业户》、《由发财讲到发才》、《经济二字之普及》、《经济二字的故事》、《剪刀差》、《广彩瓷的起源》、《多乎哉？不多也》、《广州

胜于香港》和《旧话重说提圩镇》等文章。这些虽是短篇小文，但并不是偶发之论，也不是无的放矢的闲谈，而是有所感而发的。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小中见大，很有启发性；小而锐利，很有穿透力，切中时弊。

吴有恒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并非始自在《羊晚报》工作期间，也并不尽是写些小品文章。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就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广东的农村经济，特别是“公堂”经济了；进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他又理论联系实际，批判地研究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并写出了引人注目的大块文章。从他研究经济问题的过程和方法来看，其最大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脚踏实地，有的放矢。惟其如此，故具独创性。因此，尽管他的经济著作的数量不多，在他全部著作中占的比例微不足道，但却大放异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忽视了他的经济著作，那我们对“吴有恒的风格和作品”，可以说还“未窥全豹”。

（二）

吴有恒研究经济问题是从救国救民开始的，后来发展到忧国忧民。他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矢，去射中国革命和建设之的。1948年3月23日，他奉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之命，与冯燊、谢创等同志一起从香港回到了粤中地区。4月1日，他即带领3名干部深入恩平上凯岗、犁头咀、横水等村落进行农村经济调查。6月，他为粤中广阳支队第五团拟定了《减租减息条例》，在恩平游击区首先试行。粤中纵队成立，他任司令员，此后，尽管战斗频繁，但所到之处，他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留心积集有关农村经济的资料。1950年冬，粤中地区以鹤山县为土改先行点，身为粤中地委书记的吴有恒，又亲自写了《告鹤山县农民书》。1951年下半年，全省土改铺开之后，他给当时主持广东土改的方方同志写了一封关于“公堂”调查的信，方方加了肯定的批语之后，将之在《广东土改简报》第8期（1951年9月11日出版）全文刊出。

这篇四千余言的《“公堂”调查》，以“公堂”经济为基础，全面分析了广东农村的政治、军事、文化的状况和特点，真是入木三分，使人耳目为之一新。

吴有恒指出：“公堂占有大量土地，是广东农村土地关系中最突出的特点”。

“公堂土地是不能随便变卖的，因此，一般公堂也不容易破产，有些公堂占有土地成为大地主已达数百年之久；这种较为固定的土地占有，也就使农村的封建统治组织较为固定，因而就使封建的宗法思想更为顽固深入地影响着农民群众；群众可以看到某家地主的或兴或衰，但又总是看见公堂亘数百年像座大山般压在那里不动，因而一提起族例族规，便觉得那是不可侵犯的。地主阶级掌握公堂，一方面以“公事公办”面目，篡夺众意，来极力压榨农民及奴隶，，另方面又常常做些所谓“公堂”事业，如办学、修桥、贷粮、施粥，甚至办善堂医院之类，来欺骗群众，有些公堂年中除分胙肉之外，还分些钱米。这样，便容易迷糊农民的阶级意识”。

他得出结论说：“目前的土地改革，在经济上消灭公堂是容易的，……但要把公堂经济制度所形成的严重的封建宗法思想消灭，则甚为困难”。

40年过去了，如今读起吴有恒这封“信”来，仍然感到有几分新鲜。特别是在封建宗法思想根深蒂固，干部以权谋私十分严重，腐败之风已经入骨的地方，人们不是仍然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公堂”的影子吗？

（三）

吴有恒不仅注重调查研究，讲求实际，而且非常认真读书，善于独立思考。1956年，他以广州市委书记的身份到北京中央高级党校学习政治经济学，有次他在学习会上作了专题发言，由于他见解独到，引起了旁听的新华社记者的极大兴趣。会后，记者建议他写成论文，送北京《大公报》发表（刊于1956年8月5日北京《大公报》，题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作用——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关于价值规律之意见的商榷》，署名方集。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够发表，是因为有些同志认为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但见报之后，毁誉不一。有的说，吴有恒胆识超常，见解独到；有的则说，这是“异端邪说”，因而曾在报上展开争论。后来，新华社把这些讨论文章辑成一本小册子，吴有恒的文章放在首篇地位。

1958年，广东开展反地方主义运动，吴有恒这篇文章也成为他的“错误”之一，受到批判。批什么呢？无非是说他“自高自大”、“胡说八道”。居然连革命导师斯大林的著作也敢提出“商榷”，实质是反对斯大林，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

有偶无独，就在吴有恒被批判，受到撤职降级处分的那

一年，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提出了价值规律问题，后来也备受折磨，被打成“修正主义”。因此，比孙冶方早两年提出这个问题的吴有恒，受到批判处分，也不足为奇了。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经济方针政策和实践的结果证明，吴有恒和孙冶方的论点是正确的。孙冶方逝世后，中央肯定了他的经济理论，并认为他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四）

在“文革”中坐牢，“解放”出来后，大六月天还要穿毛线衫的吴有恒，忧国忧民。打倒“四人帮”后，他即与古念良同志商讨并于1977年12月24日写了一篇包括免公购粮、计件工资、合同计划、企业自治、技术革命、资源致富、充分就业等项内容的《对经济问题的设想》，文万余字，但一直未能见报。后来由古念良同志送给了当时主持国家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的许涤新同志，听说许又转送给于光远、薛暮桥等同志。一些经济学家看过之后，除“免公购粮”这一点尚需考虑，或认为尚非其时外，其余各点都认为可行。

吴有恒在文章末尾是这样写的：

“我们的经济已经十年徘徊，二十年徘徊了，要不要有个出路？能不能前进？实在是忧心忡忡，实在是连这样想一想也要有很大的勇气。现在，打倒“四人帮”，拨乱致治了，我这些设想，是否也千虑一得，有足供参详之处呢？虽然还是这样写出来，怕被人认为是异端邪说，但既然想了，那就写出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

就是了。

“国家如大治，将会证明我的设想有若干是对的；如迟未大治，将会有更多的人象我这样想”。

“是应该有更多的人来认真想一想这些问题了”。

“现在，决定的一着就是经济工作的改进，多渴望这改进啊！翘足以待之”。

你看，吴有恒在历尽坎坷、受备折磨之后，面对“年望年好，年年割山草，由年轻割到老，由有割到冇”的严峻形势，想的首先还是党的事业，人民的生活，民族的振兴，他那“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溢于言表。

吴有恒这篇《设想》，同1956年那篇《商榷》，虽然相隔21年之久，但其基本观点——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作用，却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说，后篇《设想》是前篇《商榷》的续篇，而他的系列经济小品文，则是这两篇大块文章的观点之巧妙运用。拿这两篇文章的观点及其阐述的问题，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经济改革的方针政策对照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除了“免公购粮”这一条外，其余都早已付诸实施了。而且，国家取消对农民种种派购，并提高粮食和其它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以缩小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实际上都是同免公购粮，减轻农民负担，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的精神一致的。

（五）

吴有恒经济著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胆识超常，见解独到，切中时弊。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他在1956年以后写的经济

著作，也许会使人有“无甚高论”、“平淡无奇”、“司空见惯”之感，但请不要忘记，这是作者在教条主义开始盛行的五十年代中期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一年的论述。试想想，1956年之前，有谁对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提出过异议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明知农村生产队社员搞个人自留地象条“龙”，出集体勤似条“虫”，出勤不出力，“三三四（注），锄竹顶肚脐，你企（站立）我也企，你知我也知”了，又有几个人敢写文章提出包产到户，实行联产责任制？在一种潮流盛行之时，识别是非固然不容易，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更加需要很大的勇气。在唯心主义猖獗，极左思想横行之时，敢讲真话实话的人，实在没有几个不是“黄鳝上沙滩”的。如果我们注意到一点，就不能不要敬佩吴有恒的善于学习，独立思考，并敢于实事求是的超常胆识了。

吴有恒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绝不是一时的冲动。纵观他50余年的革命实践和创作生涯，是有一条红线贯穿始终的：处处都闪耀着一心为公、实事求是、胸怀坦荡、百折不挠、奋勇向前的共产主义思想光辉；处处都体现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宽大胸怀和“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大无畏献身精神。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吴有恒无疑是以马列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但无可否认，作为一个正直的中国人，他又必然受到屈原、辛弃疾、海瑞和彭德怀等中华民族优秀代表人物的思想之薰陶。“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而犹未悔”。屈原这句话，大概就是吴有恒敢于坚持真理的一条重要精神支柱。

我们搞社会主义，搞了三十年，搞到差不多山穷水尽

了，才被迫承认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作用，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但“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也”。应该说，吴有恒在这方面是不遗余力，作出了卓越贡献的。

注　释：

当时恩平等地的生产队记工分，一天分为三节：第一、二节各三分，最后一节四分，是为“三三四”。

附　记：

1．本文系笔者准备参加广东省文联、省作协、省社科院、《羊城晚报》、恩平县人民政府和广州造纸厂联合在广州广东大厦举行的“吴有恒文学作品研讨会”的发言稿，曾在广东省政协主办的《同舟共进》杂志1991年6月号上刊出，现根据吴有恒同志的《我与古念良》（载于1991年4月19日《羊城晚报》），作了若干重要修改。

2．在撰写前后，蒙郑鼎诺、梁惠卿、吴志强、李鹏荣等同志提供了不少珍贵资料和宝贵意见，谨此掬诚致谢。

1991.8.1
再整理定稿

忆随吴司令调查农村阶级状况片断

广州　吴　平

《恩平文史》第24期载：吴有恒同志“给方方同志关于‘公堂’调查的一封信”。我反复读了几遍。它使我回忆起40年前在战争年代，吴有恒司令在百忙中，与在恶劣的环境条件下，深入农村作调查，掌握大量资料，根据广东的实际情况，给方方同志写了关于“公堂”调查的信。今天重读这封信，培受教育。吴司令的一言一行，越40年犹历历在目。

1948年春夏之间，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分区扫荡”、“重点进攻”、“肃清平原，围困山地”的方针，调集了9282团和地方反动武装2000多人，向恩平地区，特别是四区作重点进攻。当时，四区的革命武装与反革命武装的斗争十分复杂。6月，广南军分委第一副主席、粤中纵队司令员吴有恒，不顾安危、不顾身体健康，带着病由曾珍同志陪同，加上警卫员、交通员、勤务员共6人，到了恩平四区。他一到站，就找农民了解死地主“公堂”和地主的封建统治和剥削的具体情况，以及农民生活状况。他掌握这些具体情况后，作为制订减租减息条例的依据，也藉以发动群众，进行减租息，为革命奠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这对坚持平原游

击战具有深远意义。我有幸地和吴志强同志各带武工队5人，在吴司令的直接领导下，参与这调查研究工作。我们一面学习吴司令深入农民群众，调查研究农村阶级状况的好作风，另方面也担负着通讯、联络和保卫工作。

吴司令身穿便服，一件长一件短，十分朴素，平易近人。他先在上凯岗乙幸社，举行两次座谈会。与会者是些长工（雇农）、贫苦农民和佃中农。他亲切地逐一详细询问有关“公堂”和大中小地主的剥削以及农民生活实况。与会者为吴司令的言行所感染，争相发言。他问到一长工的状况时，长工诉说：“我一年十二个月，三百六十几日，早出晚归，为地主种田，做长工，仅挣两餐饭和几箩谷，无法养家。”另一贫苦农民被询问后说：“我租地主的田不多，自己耕种，地主剥削好厉害，割完禾就没米落锅，没饭吃啦！”吴司令又问：“没得吃，吃乜嘢？”农民回答：“上山挖黄狗头，砍蕉树挖蕉树头来煮吃，到五、六月，禾苗熟一串（穗）拔一串，用米煲粥水吃。”一位佃中农说：“我租地主、太公（公尝）的田地多一点，全家大大细细都来耕种，吃无时候，睡无时间，一日两餐，割禾时吃饭，平时吃粥，吃粥水捱饿。我耕地主、太公的田，被剥剥的占生产量的百分之七十，即地主占七成，我占三成。我知道，有的被地主、公堂剥剥的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八十，有的却是百分之六十，百分之五十的很少。租耕的田多是山坑田，没有水利，遇到天旱或水灾，也要交租，一粒不少。耕田佬生活好苦呀！”这是地主、公堂剥削农民的一种方式。另一种是高利贷。一农民说：“地主放债，农民要用实物，如房屋、耕牛，农具、厕所作抵押，利息是月息百分之五，有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